

中州古籍出版社

学人独语书系

1

传统文化诠释与批评

毛德富 著



传统文化诠释与批评

毛德富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学人独语书系①
传统文化诠释与批评
毛德富 著

责任编辑 王 月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新乡市中亚电子文化发展公司激光照排 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61 千字

1994 年 9 月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2000 册

ISBN7-5348-0411-6/I.196

总定价:200.00 元 本册定价:10.00 元

出版者的话

世风被物欲的俗念搅得乌烟瘴气，连一向清高的文人许多也旁骛去了，犹如泥牛入海，不复者的多。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仍还有一些处变不惊的学人，还甘守着书斋，想他们该想的问题。我们不敢说，他们都将成为大家或已经成为大家，但他们的精神——认知世界也认同自己的价值取向，大家的风度已约略凸现。然而，有一点我们敢武断，他们的不倦努力，如果不懈的话，必将给这个欲念泛滥的时代矗起一块石碑，向后人宣示在那个浮躁的社会里，有一些清贫的学人还在思考着人，还在探索着世界，还在求解着神圣的知识。

在一个纷纷抛弃精神的灵魂的氛围里，出版界也未能幸免于难。同知识界一道，出版界也要为生存而奋斗。时下的图书市场，花红柳绿的庸俗读物走街串巷，时常或经常还会有一些大块头的东拼西凑的所谓巨作，但书却越来越缺少灵魂了。良知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化积累是靠一砖一石砌成的。为了寻找那也许久违的书魂，为了砌成那文化的长廊，我们——一个在困境中求生存的出版社，尽我们的最大努力，组织了这套包容文史哲在内的学术著作丛书，名之曰“学人独语书系”。但愿这“独语”的尴尬不会太久。藉此，我们也告歉、告慰一下广大作者与读者，同时我们也聊以自慰。

也许，这些学术著作在呼吸着物质享受的人那里，不算什么，但那一呼一吸，太短暂了。我们像个理想主义者，在无奈之中倾吐了自己也许有点过份的热情，但我们想出些比呼吸更悠长的书籍，

想让这个时代多些知识,多些精神,也多些书卷气。有此,我们也就感到满足了。

耿相新 王小方

1994年9月27日

目 录

名字·民俗

神话的移位：

民间文学原型批评散论…………… (3)

神秘的五行：

五行军阵与民俗心理…………… (16)

符号与礼仪：

古代乳名禁忌与民俗心理…………… (27)

宗祖与秩序：

中国人名与宗法观念…………… (48)

人生怪味豆：

名讳悲欢谈趣…………… (63)

婚姻·女人

自然流行色：

原始艺术与生殖崇拜…………… (85)

梦幻伊甸园：

人鬼恋中男女婚恋心态一瞥…………… (96)

无情的庙宇：

传统女性的屈辱与苦难…………… (108)

生殖的女人：

求子习俗与女性心态…………… (147)

对撞与回归：

古代女性三种婚恋心态阐释…………… (161)

精神的太阳：

市民女性爱的渴望与追求…………… (174)

欲海掀狂波：

“金瓶梅现象”剖析…………… (185)

文学·人生

明妃面面观：

昭君故事主题展延新论…………… (213)

倾城与倾国：

“美力”“美祸”杨玉环…………… (234)

夫妇咏叹调：

女人驾驭男人的恶之花…………… (244)

男女方程式：

“才子佳人一见钟情”婚恋模式新解…………… (257)

禁锢与超越：

从“三言”“两拍”看中国市民的心态…………… (267)

无端误秋风：

从《菜根谭》看中国人的生存智慧…………… (275)

“录实”与“实录”

新闻的历史品位断想…………… (284)

灵魂的痛苦：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焦灼心态浅议…………… (291)

附录:

吴敬梓进学年龄考辨·····	(301)
《聊斋志异》的情节艺术·····	(311)
行旅琐记·····	(325)

名字·民俗

神话的移位：

民间文学原型批评散论

引言

古代神话是艺术，也是历史。作为艺术，它是人类企图了解、妄图征服自然的一首幻想曲；作为历史，“神话故事在起源时都是些真实而严肃的叙述，因此 mythos（神话故事）的定义就是‘真实的叙述’”（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5 页）。

民间文学是文学，但又确实是非文学。文学是其表层的普遍结构和特征；非文学是其深层的结构和特征，并非作为纯文学的表征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宗教、信仰、伦理、民俗等等留有先民的心理痕迹和经验残余的语言符号，而是作为原始氏族的心理生活和现实生活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出现和逐渐衍化的产物的记载。因此，民间文学在这一特殊视角中，与其说它是文学的，不如说是文化的；与其说它是当代的，不如说它是古代的……

民间文学是神话的移位（详后）。

民间文学深层结构上的特征与神话的特征，在历时性的链条上是一个原型母题的不断重复出现。

因而，对民间文学仅仅进行封闭型的文学研究——如对某书（篇）的主题、人物、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研究，无疑是跛足的。

因而，对民间文学仅仅进行平面的文学研究——如对这一部

与那一部之间比较研究,对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比较研究,虽然自有其价值和意义,但这毕竟是停留在文学的表层结构上的研究,无疑也是狭隘的。

因此,只有注意民间文学的文学性和非文学性的特征,研究其表层的和深层的结构特点,把握其本体特质,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学科的综合考察,才能更好地拓展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繁荣民间文学的研究局面。

鉴于此,本文试图将民间流传很广的《薛丁山征西樊梨花全传》(又名《说唐三传》,下引简作《三传》)放在传统文化背景中,用原型批评的方法给予考察或描述。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一管窥,不当之处,敬祈同仁赐教。

一、英雄的家族

薛家将不仅是说唐系列中的明珠,而且在整个中国民间文学中,与杨家将、岳家将、呼家将一样是并传不衰的四大家族。若将四大家族综合起来考察,不难发现,不仅人物、情节大致相似,而且其中表现的忠奸斗争、君臣关系也不无雷同,甚至有些具体细节和人物言行也如出一辙,如《说岳全传》第六十回张保探监时受岳飞忠义说教所感动,撞墙而死。作者描写岳云、张宪痛哭,就连倪狱官也感到“心中十分伤惨”。岳飞什么态度呢?书中写道:

独有那岳爷哈哈大笑道:“好张保,好张保!”倪完道:“这张总爷路远迢迢赶来,为不忍见元帅受屈,故此撞死。帅爷不哀怜他也罢,怎么反大笑起来?”岳爷道:“恩公你有所不知,我们‘忠’、‘孝’、‘节’已经有了,独少个‘义’字。他今日一死,岂不是‘忠孝节义’四字俱全了?”

《说唐三传》第七十四回写薛勇听说要满门抄斩，劝父亲薛丁山“反出牢门，杀上皇宫”，丁山的态度与岳飞何其相似乃尔：

丁山一听此言大怒，说：“畜生，讲这些乱话！今日父死为忠，子死为孝，母死为节，家丁死为义。忠孝节义出我一门。”吩咐刽子手：“将我先绑将起来。”

当然，从人物思想上可以批评为“愚忠”，从艺术创造上可以视为雷同、类型，甚或艺术创造力的萎缩。这是用社会学和文艺的标准度量衡的。假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复同一现象，似乎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原因，即适应听众习惯于定型的人物模式心理：好人坏人、红脸黑脸、忠臣奸臣……这就是初民对原始文化欣赏、接受的一种心理积淀——文化接受习俗。换言之，老百姓欣赏、选择什么样的文化，总要受到特定的民俗、风习、经验和思维方式的制约与渗透。

这种文化接受习俗的形成便是文化的原型模式。加拿大的著名评论家N·弗莱(N. Frye)在其《批评的解剖》一书中认为，要不局囿于某一部作品的封闭的孤立的研究，而想作宏观描述，便需要找到一个更高的视点“远观”。亦即“向后站”。只有“向后站”，才能在众多的同类作品中找出它的原型模式。并举例说：

在文学批评中，我们也常常需要“站远些”来观照作品，以便发现其原型结构。远观斯宾塞的《无常篇》，我们看到的背景是按规则排列的光环，而前景的下方有一片不祥的黑色跃入眼帘。这和我们在《旧约·约伯记》一篇所看到的原型外观几乎相同。如果我们远观《哈姆雷特》第五幕的开头，舞台出现的将是一口敞开的墓穴。男女主人公及其对手皆下墓穴之中，接着便是发生在上界的一

场决斗。“远观”托尔斯泰的《复活》或者左拉的《萌芽》这类现实主义小说,便可看出书名所暗示的创造神奇的构思。(转引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中《原型批评:神话理论》第180页)

N·弗莱根据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任何有机物都必须经过“生长、成熟、衰落、死亡,以及以另一个体形式的再生”的循环过程的理论,结合“远观”的批评方式总结出了英雄神话的原型模式:

A、黎明,春天,叙述的样式为喜剧,讲述神的诞生和恋爱。

B、正午,夏天,叙述的样式为传奇,讲述神的历险和胜利。

C、日落,秋天,叙述的样式为悲剧,讲述神的受难和死亡。

D、黑夜,冬天,叙述的样式为嘲弄和讽刺,讲述神的死而未生之混沌状。

民间文学是移位的神话,因而这个原型模式同样适用于民间文学^①。这便是“神话朝着人的方向置换变形”,而“置换变形”的中心原则在于:“神话中可以用隐喻表达的东西,在传奇文学中只能用某种明喻的形式来表达”(同上,第176页)。譬如神话里的神在传奇中置换为“人”,但它又不同于写实文学中的平凡的人,它是理想化的甚至程式化的人(内容亦然)。N·弗莱说:“在传奇作品中,男主角英勇,女主角美貌,反面人物是十足的恶棍”,而对日常生活、琐碎人事却很少描写(同上,第197页)。中国民间文学中的(亦即属于“传奇”)英雄家族的故事,虽然从人物到环境已被置换变形了,但其神话原型模式并不难看出,尤其英雄的自生至死,英雄家族的由兴到亡的经历与其皆极相似。无论是薛家将、岳家将,抑或是杨家将、呼家将,大致都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A、兴起(如N·弗莱之“黎明,春天”)。讲述英雄的诞生,不是星宿下凡,便是神仙转世。如岳飞是大鹏鸟转世,薛仁贵是白虎星

下凡……或者他们得异人授艺,神仙(高人)点化,如《说唐三传》中的薛丁山、樊梨花、窦一虎、秦汉,《呼家将》中的呼延庆、卢凤英等,非凡的来历与传奇的遭际,带有明显的神的予遗,同时也预示着他们将来建功立业的可能性。

B、鼎盛(犹如 N·弗莱之“正午、夏天”)。讲述英雄辉煌的业绩。如抵抗异族侵略(岳飞,杨家将),平定少数民族叛乱(薛仁贵父子),总之在国家民族的动荡、危难时建立不朽功业,盖世奇勋。

C、衰落(犹如 N·弗莱之“日落,秋天”与“黑夜,冬天”),讲述英雄功成名就后,不是遭仇家陷害(薛仁贵之遭李道宗与张妃陷害,呼丕显之遭庞文陷害),便是遭奸臣陷害(岳飞之遭秦桧陷害),进而使整个英雄家族遭到满门抄斩的灭顶之灾。

D、再生(犹如运动规律中的周而复始),讲述英雄家族虽遭满门杀戮,但不是因仆人(或朋友)易子而得以存孤,便是因意外事件而使一二后代漏网(前者如薛家将,后者如呼家将)。从而留下复仇的种子,再生的火苗,从而开始下一轮回的循环过程,这也正是中国民间文学中为什么多“后传”,甚至“三传”的原因。

这种英雄家族的原型模式明显的是神话朝着人的置换变形,它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从文化人类学、神话——原型的角度研究神话、民俗、宗教的新视点,而且可以从神话原型的移位,民俗心理的整合,宗教仪式的渗透中研究“传奇文学”中民俗文化的心理和底蕴。从而“显示出各种不明显的神话模式,讲述一个与人类经验关系更加密切的世界”(同上,第 180 页)。

正因如此,我们这里最关心的不是具体每部作品中的每个故事、情节、人物如何如何,固然这些都是应该关心和了解的,不过与作品中人物生存的社会环境,故事表现的生命氛围,情节流行的文化布景相比较,最应关心和值得研究的应是后者。当然,二者又是有联系的。不过笔者这里还是愿意强调,二者更是有所侧重的。

薛家将以及其他英雄家族千百年来在广大民间流行不衰,英

雄人物受人景仰、倾慕,英雄人物的英雄业绩受人赞叹、艳羨……这一民俗文化现象还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娱乐消遣心理。人们劳作之余,听讲一些“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的故事(宋元时为“平话”),以达娱乐消遣之目的。宋元时说平话分四家,讲史属于很重要的一个门类。当然,那些通俗文学家常常要标榜“意存劝戒”(凌濛初语),用通俗的形式补正史之阙,“佐经书史传之穷”(冯梦龙语)。不排除有些通俗文学确实有劝惩之心,不过广大听众确实是为娱乐有趣才来听平话、看戏曲的,作者与听者常常呈歪打正着的错位现象。当然,这也是老百姓喜欢其它类型民间文学的心理,不独钟此。

(二)“白日梦”心理的宣泄与艳羨心理的交织。弗洛伊德称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白日梦,是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欲望的另一形式的宣泄和满足。N·弗莱也指出,神的超人性及为所欲为的自由是人类欲望的隐喻表现。实际上,老百姓不仅对英雄人物的光辉业绩、英雄家族的煊赫荣耀津津乐道,而且还祈羨渴望。也正如作家之于作品是“白日梦”一样,老百姓之于入迷地听故事、说英雄同样也是一种“白日梦”。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一书中有节话正好借来形容老百姓津津乐道于英雄家族原型故事的心理:

我们要在纸上研究这故事,我们便不能充分地把握故事底意义,不能知道故事底社会性质,更不能知道土人对于故事的态度与兴趣。这些故事所借以生存的,是人的记忆,是讲述的方法,更是与故事有关的复杂趣意——那就是使故事不死的兴味,使叙述人感到光荣或叹嗟的兴趣,使听众听了很热心而激起希望与野心的兴趣。所以传说更比童话为甚,更不能专凭读一读故事,而是要将故事与故事在土人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各方面的上下文联在一

起,才能找得出“庐山真面目”来。

如果把马林诺夫斯基讲的“故事”确指为“英雄家族原型”的故事,把“土人”看作中国老百姓,那么,马氏的这节论述正好说明老百姓特别钟爱此类题材的心理便是“白日梦”心理。

(三)在第二点后面其实已提到了,即这种现象便是一种文化现象。正如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其《文化模式》一书所讲:“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页)。“任何文明的文化模式都利用了所有潜在的人类意图和动机所形成的大弧形上的某个片断”(同前,第218页)。换言之,英雄家族这一原型模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为广大民众所喜爱,不仅是浸润着共同的观念和准则的文化维系的结果,而且“是编在仪式、道德与社会组织里面,而形成原始文化底一个有机部分”(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正是在这种文化作用下,老百姓不仅不会把英雄传说当作虚幻的东西,而且常常把它作为历史——一个伟大的荒古的实体,去作为评估人物言行和道德行为的参数甚或标尺,如,常把生活周围的人比作忠臣、奸臣,英雄、狗熊,缺德、积德,行善、作恶。按照人类的情感好恶和感觉经验进行分类排比,不仅表现了人类的欲念和期望,而且呈现出原型理论的一种启示的意象。由此,不难理解“民间文学”的人物和环境虽经置换变形,但仍充满着一种宗教的迷雾:在现实世界之外,又有天堂、地狱、阎罗殿、十大部洲;又有星宿下凡、魔鬼出世、阎罗神明、小鬼无情;又有因果轮回、善恶报应、大限劫数、命运无常……。当然,神话向民间文学置换变形后,仍保留如此浓重的神话色彩,正是前者向后者过渡的神话遗存。问题的另一面是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天地万物、幽明三界等等这些自然材料又无不经过人类的加工,具有特殊的寓意、象征、启示录的神秘作用。